

白鹿原的“经济风云”

国产电影的“商业狂奔”导致电影里看不到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情感”，而对于王全安和很多仍然致力于中国电影的人们来说，电影不仅仅是一门生意。

■ 本报记者 汪静赫

2012年9月15日上映的《白鹿原》,激发了关于不同时长多个版本的大讨论和小揣测。

在创作者极力隐忍的政治淡化里,剪辑不去的是白鹿原上的“经济风云”。

伴随着这部影片的上映,原著小说在时隔多年后重回畅销书榜首之位。在电影票房艰难的破亿征程中,收回投资看上去已是一个渺茫的梦,而在梦之外,在胶片之外,一座以影片中主要场景为基础的影视拍摄基地出现在陕西蓝田县——这正是《白鹿原》中那片滚滚麦浪的真实所在。

陈忠实因《白鹿原》而获得收入或达300万元以上

156分钟的影片《白鹿原》在日本侵略军的炸弹声中戛然而止。

另一端,各大购书网站和实体店书店畅销榜迎来了一位久违的王者——小说《白鹿原》。

遗憾和迷惑,这是《白鹿原》散场后的集体情绪。前一种大多读过原著,后一种则正好相反。后者造成了《白鹿原》时隔多年后重回畅销榜首,这些观众希望通过阅读原著小说,了解影片没有完成的结局,揭开心中未解的迷惑。

时间回到1992年。农历腊月,西安市东郊的陈家祖屋里,陈忠实坐在沙发上,端详着放在膝盖上的那本16开硬皮笔记本。在过去的几年里,陈忠实在这本子里一笔一画写下了近50万字的小升初稿,这就是他的首部长篇小说《白鹿原》。在此之前,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做了一个决定:如果小说发表不了,他就去做养鸡专业户。

当时,50岁的陈忠实每月150元工资,没有任何稿费收入,为了写白鹿原,他的家庭陷入现实的经济困顿中。

养鸡专业户中最缺少了一个作家,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有分量的小说出现了。

尽管一直充斥着赞誉和批评两种声音,但都没能阻碍《白鹿原》在1997年荣获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在学术界从各种角度去研究这本小说的同时,《白鹿原》的经济意义已经以更加鲜明质朴的方式呈现出来。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的《白鹿原》很快销售一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文学萧条期,14850册的印量是惊人的。陈忠实从出版社拿到的稿酬是当时最高稿酬标准:每千字30块钱。他高兴地对妻子说:“咱们成万元户了”。不仅如此,他还生平第一次拿到了版权。陈忠实因此可以继续文学创作,而不用担心“挣不到钱”。

自从初版销售一空,《白鹿原》一直处于畅销和常销之中。至今,仍以每年5—10万册加印。《白鹿原》出版至今,已发行逾160万册。据记者向一位业内人士求证,按照单价20元一本来计算,作者所获得的码洋及利润至少在320万元左右。《白鹿原》已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连环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除了刚刚上映的电影,电视



剧据说也正在筹拍中。

1973年隆冬,人民出版社编辑何启治向陈忠实初次约稿长篇小说。寒风中的陈忠实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20年后的1992年,陈忠实完成了第一篇也是迄今唯一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及至2006年,陈忠实以455万元的版权收入荣登首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3位。

陈忠实不仅书写了小说中厚重的历史画卷,也成功制造了个人的“经济风云”。

上演后首周票房竟只有让投资方心凉的2295万元

2012年9月15日,《白鹿原》延迟两日后仓促上映。那天是周六,两天后首周票房仅2295万元。这是一个让投资方心凉的数字。

而早在两年前,2010年,《白鹿原》刚开机的时候,原著作者陈忠实家乡的政府部门就已经打算为这部电影提前寻求经济的收获。

自从有了中国大片,影视文化项目是个近年来让不少地方政府感兴趣的生财之道,因此一个名叫“白鹿原影视拍摄基地”的文化项目,几乎与影片开机一起同时启动。

影片上映之日,这个影视基地已经历近两年的施工建设。据媒体报道,“现已初具规模”。当地专家认为,白鹿原影视拍摄基地“将推动陕西影视产业链的发展”。

在这个即将建成的影视基地,小说及电影《白鹿原》中的“白鹿村”、“滋水古城”等主要场景都将在白鹿原影视基地完整再现。电影拍摄用的道具和场景设置,包括白鹿村、白鹿宗祠、白家大院、鹿子霖家等主要场景,都会整体搬迁至白鹿原影视基地,而这些早在拍摄之前就与电影制作方有完整协议。

在一份来自基地施工现场的项目说明中,包括了这样的文字:“以王全

安的电影《白鹿原》和陈忠实的长篇《白鹿原》为文化载体,通过仿古建筑、场景复原、演艺表演等形式弘扬关中本土文化内涵,实现旅游业和影视业的跨界运作”。

这个总占地600亩、计划投资5亿元的项目,看上去比影片本身更加大手笔。其经济收益要在基地建成之后才能真正可见。眼下,对于《白鹿原》来说,票房是最重要的经济指标。

有媒体为《白鹿原》算了一笔账,影片成本为1.2亿元,按40%的回报率计算,需要收割3亿元票房它才能回收成本。即便是考虑到海外版权、电视版权和音像版权,这些版权通通加起来可能也不到1000万元,因此影片仍然需要2.75亿元的票房。截至9月20日,影片上映五日全国票房只有4500万元。尽管有国庆假期,但是《白鹿原》如今看上去已经“后继乏力”。

记者在北京几家影院采访时发现,最近几日来观看《白鹿原》的观众并不多,一些场次的放映厅里甚至只有寥寥数人。浙江省作协副主席袁敏观看《白鹿原》时,同场观众是有十几个人,这与她想象影片应该具有的票房“不匹配”。

作家冷文彪认为“白鹿原”激起来的,应该是人们对国产电影里纯正中国叙事的渴望。“在他看来,国产电影的“商业狂奔”导致电影里看不到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情感”。《白鹿原》显然并不属于这样的电影范畴。有网友认为《白鹿原》是属于大银幕的——而在现今中国,这样的影片并非多数。

在导演王全安看来,票房并非唯一目标。“有理想的票房对我来说是个欣慰,但不是我最感兴趣的。电影票房回收其实只占电影收入的30%,影响力如果能够转换成经济的话,这种发展会更良性。”王全安说。

2010年,45岁的王全安终于开机《白鹿原》。与50岁的陈忠实写作《白鹿原》时的艰辛相比,王全安执导《白鹿原》的过程也历经重重艰难。这些

故事因为被融入了影片宣传通稿里而被认为是“有意炒作”或“故意吊胃口”之举,但对于王全安来说,过去许多个日子的拍摄历程,收获的不仅是156分钟的《白鹿原》,而这部饱受争议的影片,也不能只是火了陕西的油泼面。

因为,对于王全安和很多仍然致力于中国电影的人们来说,电影不仅仅是一门生意。

链接

电影《白鹿原》的四个版本

5个小时粗剪版

王全安导演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5个小时的版本当时就有点剪不下去,但为了顺利公映最后还是做了大量取舍。这个版本甚至未进行过小范围试映。

220分钟导演版本

从2010年秋天开始,220分钟版本在原著作者陈忠实、学者戴锦华、歌手崔健、主持人崔永元(微博)、演员姚晨等各界人士中进行过放映,并得到大多数的好评。

177分钟电影节版本

在柏林电影节上映的版本变成了177分钟,和220分钟版本相比较,这个版本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的情节全部被删除。此外,影片还有175分钟的香港国际电影节版。

156分钟国内公映版

在内地公映的版本最后,日本战机向白鹿原投下炸弹,发疯的鹿子霖回到原上,白嘉轩被打弯了腰,鹿三上吊自杀。影片匆匆交代了三位“下一代”人物的命运就戛然而止,白孝文、鹿兆鹏等“下一代”的命运却不知所终。

传统出版 vs 数字出版：我的未来谁做主？

当读者面前的油墨书香变成了可以自行调节颜色和大小字节时,传统出版正面临来自数字出版的挑战。虽然在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之间,未来的“战局”如何目前无从知晓,但毫无疑问,在目前的市场背景下,有效的商业模式和良好的行业环境,将有利于传统出版业的坚守和突围。

■ 本报记者 汪静赫

随着实体店日益萧条,传统出版业的“悲秋”如期而至。2012年9月17日,海淀法院一审判决百度文库对韩寒等知名作家侵权事实成立。业内人士将这场始于一年前的诉讼称为“传统出版业的胜利”,然而这样的胜利很快就被湮没了,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数字出版的飞跃已经越发淡化了传统出版的优势。

在这个秋意渐浓的季节,不少传统出版从业者通过网络发出共鸣:“不重生就会死”,但这并非最新进发的悲观情绪——因为早在今年年初,世界最大印刷设备制造商之一的德国曼·罗兰印刷机械股份公司破产,中国的纸质书出版商们就嗅到了一种“逝去”的味道。

“出版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2012年9月20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数字出版部主任于晓伦发了一条微博,感叹“出版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很短时间就被1000多人转发。

于晓伦不安的是“纸质图书的需求不足导致出版社的印量大大萎缩”,导致“今年以来很多图书公司倒闭”。于晓伦为此感到“倒吸了一口凉气”。

于晓伦的感叹招致了唱衰和叫好的两种声音。有人感喟传统出版“正在消亡”的悲剧,而另一些看法则显得十分乐观,因为传统纸质图书的减少“有利于环保”。在京华文经典图书有限公司总编辑段浩看来,“死一批活得艰难的公司可以净化图书环境,把市场留给生命力强的公司,也是好事”。

以上两种不同观点都在于晓伦的意料之中。作为一个从业10余年的资深出版界人士,于晓伦和他所在的出版社正经历着之前从未有过的市场环境,在此背景下,传统出版面临的形势充满矛盾与冲突。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纸质书渐渐不敌电子书,读者面前的油墨书香变成了可以自行调节颜色和大小字节的城市地铁、公交一景早就不是人手一书,更多的乘客习惯于液晶屏上的数字阅读——而不是传统的纸质图书。

读者阅读习惯在变,盗版侵权又屡禁不绝,这些都对传统出版业造成沉重影响,而在此之中,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是非恩怨”,一直是不得不面对的首要现实问题。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质检中心数字出版质量负责人晓龙曾将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形容为“一场分分合合、旷日持久的恋爱”。

中南传媒数字资源中心主任梁威将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形容为“两兄弟”。“传统出版曾因‘长兄当父’,而今时代不同了,弟弟‘洋务渐成’,血气方刚,欲取而代之。”梁威告诉记者。是恋爱还是分手,是兄弟还是敌人——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之间有一道看上去亲近但又决绝的鸿沟。

在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之间,未来的“战局”如何目前无从知晓,但显然,两者之间不会只有“取代”这一条路。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本质上是一次产业升级,而不仅仅是载体变换。所以,即便将来真的只剩下屏阅读,也不意味着传统出版被取代。”梁威告诉记者。

一场关系未来的战争

相比日益普及的数字阅读,纸质图书的读者正以更快的速度被剥离,传统出版业的变革脚步必须不断加快。在它面前,是一场关系未来的战争。

就在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亦敌亦友”般胶着之时,许多出版从业者更愿意把目光放到更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方面。于晓伦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数字出版是传统出版发展的必然,不存在竞争关系。传统出版遇到的危机目前来看不足以危及生命。”他眼中更紧迫的现实问题是“体制机制的滞后”。“传统出版业占据大量国家资源,但是行业内缺乏创新活力和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需求在变化,要求企业也要做出变化,但是出版社太慢了,或者说不愿意变革者说不知道咋变。”于晓伦告诉记者。

出版人闫超的观点则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传统出版从业者“别动不动就什么都推到读者身上,要多反省,找找自己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目前的市场背景下,有效的商业模式和良好的行业环境,将有利于传统出版业的坚守和突围。

在梁威看来,相对于数字出版自身存在的“缺陷”,传统出版也不仅只有危机,更有机遇。“出版产业的领域更宽了,以前没有数据库产品,没有电子书的长尾价值,没有客户端、阅读器、云阅读、屏幕嫁接这些有想象力的市场空间,但现在都可以染指。”

正如民营书店是实体店书店萧条的“重灾区”,民营出版企业的困境也尤为“险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类大小民营出版公司已超1万家,通过向国有、正规出版社购买书号,民营图书策划公司出版的图书已占全国图书市场半壁江山。这些民营出版企业一方面提供了粗制滥造图书的诸多来源,而另一方面也在为传统出版业的突围奋力战斗。

蜜蜂出版公司总经理张业宏曾经找过很多投资人,但是“一提传统出版行业,所有投资人都摇头”。后来,张业宏卖掉自己的房子创立了出版公司。在过去的几年里,这家民营出版公司有了自己的“小出版”商业模式,即在“出版上选择的是小众出版”。这种摆脱产业内竞争激烈的方法,是一种巧妙的思路,而绕开门槛较低的畅销书、大众书领域,做竞争较少、门槛较高的专业书、小众书,正是不少传统出版企业的突围之策。

台湾著名出版人林载爵认为,只有出版社本身转变为“内容提供商”,出版社在数字出版的时代“才有机会,才有前途”。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未来的产业链里,传统出版以内容取胜,而数字出版则是技术为王。

“若干年后,形成产业链上的互惠‘哥们’。当传统出版有一帮子懂数字技术的人,来策划出适合数字的产品和营销思路,让技术‘哥们’帮忙实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副司长李季守认为。

传统出版是否会成为数字出版的“哥们”?可以肯定,答案将出现在并不遥远的未来。

纪念日

(9月25日—10月1日)

1994年10月1日

我国首家专利市场成立

■ 南林

1994年10月1日,由中国专利局批准组建的中国专利市场日前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这是我国成立的首家国家级专利市场。

但据了解,作为中国北方地区唯一一家国家级的专利交易市场,由于受到资金、场地、人员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曾一度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职能和作用。

事实上,专利已经成为企业市场制胜的利器。从国际科技巨头为专利互相厮杀可见一斑。

近年来,最热闹的要数智能电子市场了。在大打营销战的同时,专利混战构成了这一领域的另一场大戏。

苹果公司起诉三星侵犯专利,三星则不甘示弱,随后进行反击,随后两家科技巨头的专利大战日趋白热化,目前双方间的诉讼已多达20

余起,蔓延至北美、欧洲、澳洲与亚洲等四大洲,涉及的专利项目更达30多项。同时,苹果与HTC间的专利案也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国际大厂为专利相互厮杀,一方面反映专利被侵权的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专利已经成为企业用来遏制竞争对手发展的惯用武器。

而在这场专利博弈中,国内企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常常处于被动、弱势地位。专利技术的缺失也已成为制约国内企业迈向国际市场的羁绊。

数据显示,过去四年,电子信息产业方面的专利申请中,几乎99%的发明专利来自国外;国内的专利申请主要是实用新型。在专利申请数量上,我国内地主要公司与跨国公司差距较大。除了华为和中兴,内地没有一家企业的申请总量超过5000件,而跨国公司在华专利申请前10位都超过一万件。

一周史记

- 9月25日:
 - 1986年9月25日,沈阳防爆器械厂被整体拍卖;
 - 1998年9月25日,中国城市网正式启动;
 - 2009年9月25日,二十国集团第三次金融峰会在匹兹堡闭幕,与会领导人就金融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发表《领导人声明》。
- 9月26日:
 - 1995年9月26日,日本大和银行因管理混乱流失11亿美元;
 - 2011年9月26日,第六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简称中博会)在太原开幕。
- 9月27日:
 - 1987年9月27日,七国集团(G7)财长首次会晤;
 - 1998年9月27日,Google官方将生日定为9月27日。
- 9月28日:
 - 1983年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 1993年9月28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股份70%)与年代电视(股份30%)合资成立台湾TVBS(联播制作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台湾本土第一个卫星电视台,无线卫星电视台开播;
 - 1995年9月28日,我国首例假借侵权案一审审结。
- 9月29日:
 - 1998年9月29日,毛阿敏偷税案水落石出。
- 9月30日:
 - 2007年9月30日,IT垂直网站天极网与美国TechTarget谈判破裂,双方持续3年的一项合作正式终止。
 - 2007年9月30日,香港皇后戏院结业。
- 10月1日:
 - 199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家专利市场成立;
 - 2005年10月1日,吉利被宝洁公司收购。